

## 出版说明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后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49年后任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早年曾创作小说,后以杂文名世,文革后又因旧体诗而大放异彩。其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亦有数年,精于考证,善于疏解,常于细微处发现艺术的魅力。《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初版于1981年,其中谈《三国》,评《水浒》,论《红楼》,说《聊斋》,所言皆妇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但其见解却常有不凡之处,其文字也灵活自如少有学究气,是研读中国古典小说难得的辅助读物。另,本书中还收录了另外几篇有见地的研究文字。

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

## 目摇摇录

|                   |     |
|-------------------|-----|
| 《水浒》五论·····       | 1   |
| 漫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 212 |
|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 237 |
| 《聊斋志异》三论·····     | 244 |
| 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 290 |
| 且说《三国演义》·····     | 312 |
| 谈《金瓶梅》·····       | 321 |
| 谈《野叟曝言》·····      | 329 |
| 再谈《野叟曝言》·····     | 341 |

## 《水浒》五论

### 一、《水浒》是怎样写成的？

#### (一)

《水浒》不是一人写成，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是经过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它的创作过程经历过三个阶段：

1. 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
2. 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
3. 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段。

除了三个阶段，还有两种方法：

1. 把非《水浒》人物说成《水浒》人物；
2. 把非《水浒》人物的故事说成《水浒》人物的故事。

而这两种方法是贯串在每一个阶段的。

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论点。

#### (二)

何以知道曾经有一个口头传说阶段呢？

南宋时的画家及文学家龚开作过一篇《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他说：

**摇摇**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是说,在南宋的时候,在没有《水浒》这部书的时候,在龚开的“少时”以前,甚至在“高人如李嵩辈传写”以前,已经有“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正因为有那些“街谈巷语”,发生了相当大的力量,当时的名画家,朝廷的画院待诏(光宗、宁宗、理宗三朝)“李嵩辈”(不止一人)才肯把那“街谈巷语”中的故事里的人物“传写”出来。这里的“传写”,是绘画的意思。把文字著作称为“写”是现代用语,古人不用。文学用语“描写”之类,也是从绘画方面借用的。因为画这种画的不止一人,所以说是“传写”。清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水浒传》条,“宋时画手李嵩辈传写其象”,正以“传写”为绘画。龚开说的“街谈巷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口头传说。这种口头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大概在宋江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他们正在“替天行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件事情,不能没有一些英雄故事,一鳞半爪地被人民当作新闻资料传说。传说越广,传奇性就越重。每一次传说,都必然会有传说者照自己的意见予以增加或减少。这样,那些故事才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道。那增加或减少,也就是若干程度的创作。

口头传说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1. 把宋江他们当作流动武装的阶段;
2. 说他们在太行山的阶段;
3. 说他们在梁山泊。

关于宋江他们的这一历史事件,《宋史》上记载是这样:

1. 《徽宗本纪》;

**摇摇**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2. 《侯蒙传》:

**摇摇**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 3. 《张叔夜传》：

**摇摇**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觐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宋李焘《十朝纲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事略》等书，都有相同的记载。从这些记载看来，宋江他们时而淮南，时而京东、河北，时而齐、魏，时而楚、海州，并转掠十郡，大概是一种“流动武装”，没有一定的根据地，与梁山泊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有一个地方提到过梁山泊。

《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录》：

**摇摇**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

同书引《林泉野记》：

**摇摇**宣和三年，方腊反。……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十朝纲要》：

**摇摇**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这些关于宋江的记载，也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

不但关于宋江的记载如此，关于宋江以下的人的记载也如此。关于宋江以下的人，只有一个史斌被说明是“本宋江之党”；其余虽然

名字相同,不能确断是否。比较近似的是杨志、关胜和张横。关于他们的材料,都不止一条,现选可以看出一点关系来的如下:

1. 史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摇摇**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

2. 杨志——《北盟会编》引《靖康小雅》:

**摇摇**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

3. 关胜——王象春《齐音》:

**摇摇**金人薄济南,有勇将关胜者,善用大刀,屡陷虏阵。及金人贿通刘豫,许以帝齐,豫诳胜出战,遂缚胜于西郊,送虏营,百计说之不降,骂贼见杀,且自啖其睛。

4. 张横——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九:

**摇摇**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张横者,有众二万,往来岚宪之境。岚宪知州、同知领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为横所败,两同知俱被执。

其他材料,不必征引;但可以确定的是,都没谈到过梁山泊。总括一句:凡关于宋江他们的记载,都没有涉及梁山泊。

另一方面,那时的记载,凡谈到梁山泊的时候,也都没有涉及宋江他们。王安石要兴梁山泊水利,蒲宗孟治梁山泊盗,都是神宗时的事,且不谈它。《宋史·任谅传》:

**摇摇**(徽宗时,眉山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冻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镌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

《宋史·许几传》:

**摇摇**(徽宗政和时,许几)以显谟阁待制知郢州,梁山冻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

脱者。

这两条记载，也许略早于宋江他们起义的时候；还有一条，很明确地是和宋江他们同时。《宋史·杨戩传》：

**摇摇**杨戩……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历镇安、清海、镇东三镇……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隄、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泺，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擢公才为观察使。宣和三年，戩死。……

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不过七年光景，正是《水浒》说宋江他们在梁山泊的期间，景阳冈的布告是政和年间，梁山泊排座次后的布告是“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宋江受招安，《宋史》说是宣和三年，杨戩正是这年死的。别的书虽有说受招安是在元年或二年的，而元年或二年，恰好是杨戩官“镇东”、“括废堤弃堰”、“筑山泺”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事都是在宋江受招安之后作的，则不但在叙事上要涉及宋江，而宋江受招安之后，至多不过几个月，杨戩就死了，时间上决来不及做那么多的事。可见说宋江他们在梁山聚义的那时期，梁山泊反而正由官方在“兴利除弊”，不但没有宋江他们，而且没有别的什么“盗贼”之类。另一比宋江略晚的关于梁山泊的记载，宋洪迈《夷坚乙志》：

**摇摇**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疽发于背，卒。未几，所亲王生暴亡；三日复苏，云：“……狱卒获一囚，桎械联贯立庭下。……细视之，乃侍郎也。……回望某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郛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

帅郛时，有梁山冻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蔡居厚屠杀受降者，载明是宣和七年的“去年”，即宣和六年。宋江他们受招安是宣和二年或三年，在讨方腊之前，而讨方腊则明书宣和三年。宣和六年，他们已经受了招安三四年，那“受降”之后被蔡居厚“悉诛”了的“梁山冻贼五百人”，当然不是他们。如果宋江他们真在梁山泊聚义过，在他们受了招安才三四年功夫，梁山泊那地方又聚集了五百人（请注意，在“受降”之前，总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聚集起来），统治者再昏愤无能，也不能对刚刚发生过事件的梁山泊地方一点不加警惕，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说明，宋江他们本来和梁山泊无关。说他们在梁山泊，不过是传说者们的创作。如果宋江他们本来和梁山泊无关，传说不能一开始就把他们和梁山泊结合起来。因此，无论久暂，一定有一个宋江他们不在梁山泊、乃至不在任何固定地方，因之，也是更接近于史实、更素朴的传说阶段。

龚开的《三十六画赞》，有五处提到太行而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

1. 卢俊义——风尘太行，
2. 燕青——太行春色，
3. 张横——太行好汉，
4. 戴宗——敢离太行，
5. 穆弘——出没太行。

《宣和遗事》上有一句：“上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去了。”《水浒》的最初出场的几个英雄——史进、鲁智深——活动的地方都在关西；杨志也是关西人，他在梁山泊和王伦打话，却说：“流落在此关西”（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都是离太行山较近的地方。《水浒》有一件较大的事：“宋江闹西岳华山。”在山东梁山泊，要兴师动众，穿过京城所在地的河南全境，“迎头赶上”宿元景，去“赚”他的金铃吊挂，而又一

路无话,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只要明白:在把宋江他们和梁山泊结合之前,有一个宋江在太行山的传说阶段,就什么都可恍然了。龚开只知道宋江他们在太行山,所以只提太行山;史进、鲁智深本来是当作太行山英雄传说的,活动地区当然离太行山近;从太行山下去,当然可以迎着溯黄河而上的宿元景,而且大闹华山;其余“太行山梁山泊”、“流落在此关西”等等,则都是在太行山和在梁山泊两种传说合流的时候,纪录或编辑故事的人粗心大意,留下的一些漏洞。

把宋江他们和梁山泊结合,恐怕已是元代的事了。《宣和遗事》、元曲、《水浒》,都是书面的东西,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较多地接近口头传说的,很难推测。幸而还有未被这三种书采用的传说,在别的记录里出现,可以看出传说中确有把宋江他们和梁山泊结合的一个阶级。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

摇摇余童叟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嵒嶂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藁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

为什么关于宋江他们的传说,时而是流动性的,时而与太行山结合,时而又与梁山泊结合呢?这不难解释。流动性是史实,是真人真事阶段。没有把人民的创造,人民的愿望掺合在里面。其他阶段,和太行山结合或和梁山泊结合,却都有着各自的来源,各自的意义。

宋江他们的故事在人民口头流传的时候,人民口头流传的故事,

不只宋江他们的故事一种,而是许多种类似的故事同时在流传。那些故事,可能在同一场合反复传说,也就是给与了两种以上的故事以错综渗透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当那些故事流传的时候,传说者本人乃至听众,都不一定是无所为的,即不一定是漠不关心、无动于中,只是传声筒似地传说一下而已。传说者喜欢讲什么故事,喜欢怎么讲,揣摩听众喜欢听什么故事,喜欢听怎么讲,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乘除。创作从这里产生出来,人民的愿望、情感,也从这里表现出来。前面说过,宋江他们的故事,恐怕在宋江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流行了;那时候是北宋末年。尽管这样,他们的故事盛传时代,据文字记载看来,却是南宋。南宋是个什么时代呢?南宋的人民有些什么愿望呢?南宋是侵略者金人把北边的半个中国拿去了,以高压政策使中国人民屈服,中国政府从赵构开始,偏安半壁,一贯地采取投降政策,重用投降派首领秦桧,杀害主战功臣岳飞及下层主战力量的代表陈东等,使其他主战功臣如韩世忠等不敢复问天下事。至于人民,尤其是沦陷在金人铁蹄下的人民,时而沦陷、时而光复地区的人民,一面热望“朝廷”抗金,痛心“朝廷”的投降、苟安;一面却以普遍的自发武装抗争来对付金人。这种武装抗争,在北宋末年,李纲、宗泽时代就开始了。李纲、宗泽曾经收编过他们或者和他们联合。南宋初与太行山人民武装有关的有“八字军”(《北盟会编》)、“红巾”(熊克《中兴小纪》)及“忠义社”等名目。现举“忠义社”为例。《宋史·岳飞传》:

摇摇……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义,率众来归。  
……十年,又命梁兴渡河,纠结忠义社,取河东、河北州县。……  
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

太行山既然有这些抗金的人民武装,当然有不少的英雄故事流

传出来,传来传去,就和宋江他们的故事结合起来了。南宋时的人民的愿望,首先是抗金,而且是人民武装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抗金,他们就把宋江他们的故事传说成太行山英雄们的故事了。因为这一结合的基本内容,宋江他们的故事,才被写成《忠义水浒传》,梁山的聚义厅才叫做“忠义堂”、宋江才以“忠义”为号召。忠义,是从《宋史》的“忠义军”、“忠义社”、“忠义巡社”等语而来,它的含义是人民武装勤王御侮,也就是民族意识的表现。

但是宋江他们的故事,本来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和某一时期的人民的民族抗争的愿望相结合,使它变成与民族抗争有关的故事,而它的本来的阶级斗争的内容,仍然有不可湮没的地方。而且民族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也就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这就使宋江他们的故事不能和太行山的民族英雄们的故事长期地结合。至于把“淮南”,“楚、海州”,“齐、鲁”的宋江他们硬说是太行山,地理上的不合理,更其一目了然。前面引用过的关于任谅、蔡居厚等人的记载,都是说统治者怎样用严刑峻法镇压梁山泊的人民。这只是一面。另一面,一定有梁山泊的人民用他们的英勇抗争来反抗统治者的严刑峻法,也就是一定有许多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在人民口头流传。传来传去就和宋江他们的故事混而为一了。宋江他们的故事和梁山泊人民英雄的故事是统一的,在地理上也是接近的,所以两者结合之后就没有分家,而且战胜了说宋江他们在太行山的传说。这一结合,就加强了宋江他们的故事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使《宣和遗事》记载的宋江他们的起义只有两个原因——花石纲和生辰纲,都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使《水浒》的最精彩部分——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及解珍、解宝的故事,都是血淋淋的战绩。

以上就是《水浒》的创作的第一阶段:人民口头传说阶段。在这

阶段里,没有文字,却有许多创作。创作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他们和梁山泊结合了。这时候,《水浒》故事只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但也有士大夫的若干业绩,首先是“李嵩辈”的画,这就传为《水浒》作者描写一百零八人时是先画好他们的像的传说;其次是龚开的三十六赞并序,与《醉翁谈录》和《宣和遗事》一样,是关于《水浒》故事的较早的文字(上述南宋的野史之类的书,与作为小说的《水浒》,相距太远)。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的画和文字,也是一种对《水浒》的创作。

### (三)

如果只有口头传说阶段,而没有下一个更重要的民间艺人的讲述阶段,宋江他们的故事,是不能变成《水浒》那样的小说的。在今天,口头传说要直接变成小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有了从《水浒》以来的许多小说形式的文学遗产,并且有许多外来小说。小说创作,已经把民间艺人的讲述之类的东西,抛到后面很远了。但在《水浒》出世以前,还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小说,——这里是说长篇小说。小说还没有变成书面作品,而只是民间艺人——“说话人”——在讲台上的“说话”之一种(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没有这种说话人的说话,不但口头传说,不但宋江他们的故事,任何材料都不能变成小说的。

南宋时的杭州,一则因为早已是南方的重要都市,二则因为迁都,成为政治和军事的重心,繁荣的情况,正如耐得翁《都城纪胜序》所说:

摇摇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

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人口加多，人民对文娱活动的要求加强，“说话”这职业自然跟着发达。《都城纪胜》说：

**摇摇**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关于里面的分类，罗烨的《醉翁谈录》，似乎说得更清楚：

**摇摇**夫小说者……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扑刀、杆棒、妖术、神仙。……说杨元子、汀州记、崔智韬、李逵道、红蜘蛛、铁翁儿、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记、铁车记、葫芦儿、人虎传、太平钱、芭蕉扇、八怪国、无鬼论，此乃是灵怪之门庭。言推车鬼、灰骨匣、呼猿洞、闹宝录、燕子楼、贺小师、杨舜俞、青脚狼、错还魂、侧金盏、刁六十、闽车江、钱塘佳梦、锦庄春游、柳参军、牛渚亭，此乃为烟粉之总龟。论莺莺传、爱爱词、张康题壁、钱榆骂海、鸳鸯灯、夜游湖、紫香囊、徐都尉、惠娘魄偶、王魁负心、桃叶渡、牡丹记、花萼楼、章台柳、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唐辅采莲，此乃为之传奇。言石头孙立、姜女寻夫、忧小十、驴垛儿、大烧灯、商氏儿、三现身、火炊笼、八角井、药巴子、独行虎、铁秤槌、河沙院、戴嗣宗、大朝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季铁铃、陶铁僧、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此乃为扑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飞龙

记、梅大郎、斗刀楼、拦路虎、高拔钉、徐京落章(?)、五郎为僧、王温上边、狄昭认父,此为杆棒之序头。论种叟神记、月井文、金光洞、竹叶舟、黄粮梦、粉合儿、马谏议、许岩、四仙斗圣、谢塘落海,此是神仙之套数。言西山聂隐娘、村邻亲、严师道、千圣姑、皮篋袋、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红线盗印、丑女报恩,此为妖术之事端。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这一段话和耐得翁的话有不同的地方:这里把什么都当作小说,接近现在的小说概念,耐得翁却说小说是说话之一。不管怎样,从这两段话看来:(1)小说在宋初只是民间艺人在讲台上讲述的口头文学;(2)说话业在那时候空前发达;(3)说话人把什么东西都采作说话的资料了,包括关于宋江他们的传说在内。

口头传说,是非职业的,听众是小规模的,传说者不一定有讲述的才能,讲得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得失荣辱,因之那故事不免是朴素的、简单的,接近于真人真事,人物的面貌不鲜明,性格也不一定突出的。一到了民间艺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讲故事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听众是众多而且复杂的,他们有说话的训练,会揣摩听众的心理,在受欢迎的部分尽量盘旋,把不受欢迎的部分用三言两语带过。而且讲得好不好,关系他们的荣誉,关系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职业是有竞争性的,非竭尽才智,把他们所讲的东西讲好不可。因之,口头传说,一上民间艺人的讲台,就会被讲述者重新组织,故事会有更多的穿插,人物会有更多的描摹刻画。而达到像《醉翁谈录》所说的那样,把传说向艺术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摇摇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

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开，教隐士如初学道。嚏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何以见得《水浒》的形成，一定经过民间艺人的讲述阶段呢？前面所引的《醉翁谈录》，已经说明南宋时的民间艺人在讲述着“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人的故事了。《水浒》的结构，很明显地是由许多短篇凑成，各个短故事，都合乎《都城纪胜》和《醉翁谈录》所说的当时民间艺人对于小说的分类。《醉翁谈录》说“石头孙立”属于公案，“青面兽”属于扑刀，“花和尚”、“武行者”属于杆棒；秦明、索超、关胜、呼延灼等人自然属于铁骑儿。而最明显的是《水浒》本书上所留的说话人的痕迹。如“话说”、“却说”、“且说”、“只说”、“再说”、“休说”、“话分两头”、“话休絮烦”、“当夜无话”、“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说时迟、那时快”等等；此外把书的章节叫做第几回，每回结尾，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在作为书面作品说，恐怕还经过若干演化，最早的形式，恐怕是不分回的；但无论如何，总是因为说话人把一个故事分做几回讲，才有这种形式的。又，书中常有说话人说话或托为听众向说话人问话，第二十六回：“休道是两个丫嬛，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第三十八回：“说话的，那人是谁？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至于《宣和遗事》，本是由说话人的底本之类杂凑成书，中间就有宋江他们的不少的故事，更可见宋江他们的故事是经过民间艺人们的讲述的。

讲述某一个故事的不止一人，不止一地，不止一个时期，乃至不止一个世代。经过许多人的才智的发挥，积累许多人的经验教训，故

事才逐渐定型化,人物也逐渐典型化。为了保存自己所讲述的故事的紧要处,以备下次讲述或传给别人,或者吸收别人讲述的精彩部分,于是把自己或别人所讲述的东西,粗劣地、梗概地纪录下来,成为比当时的说话不知差多少倍的、比流传下来的平话或话本不知差多少倍的《醉翁谈录》、《宣和遗事》式的平话或话本的初稿。近人陈汝衡《说书小史》谈话本说:

**摇摇**话本者,说话人之底本,为其故事所从出,凭之以售其技者也。大抵故事本由说话人选择,流传既广,好事者取其内容与当时道说情形,笔之于书,而成话本。话本既传诵一时,更为后来说话人所凭依。亦有说话人自己记录,专供彼中人应用,或师徒授受所必需,初则视若秘本,久乃传诸民间……

又,陈乃乾《谈三国志平话》说:

**摇摇**吾国宋、元之际,市井间每有业说话者,……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惟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主。……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惟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如今之编京剧谱者,盖出自伶人口传,非伶人依谱而成也。

后一段话,除了忽视了纪录和钞本流传过程以外,和前一段话合读,大体上可以理解一般小说从说话(包括“平话”、“诗话”、“词话”等)变成印刷品的过程。宋江他们的故事变成《水浒》这样一部小说,在这一阶段上的创作过程,也不外如此。

《水浒》第四十六回,叙石秀杀了裴如海之后说:

**摇摇**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了一个调儿。……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一首《临江仙》词……

这里的“书会”一词,是应该注意的。又,百回本第九十四回,百二十

回本第一百一十四回，也有关于“书会”的话：

**摇摇**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流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

从这两条看，“书会”似乎就是编写小说故事的人。元锺继先《录鬼簿》有几处提到“书会”。

1. “李时中”条下：

**摇摇**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

2. “萧德祥”条下：

**摇摇**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

贾仲明《书录鬼簿后》：

**摇摇**……《录鬼簿》载其前辈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四方名公士大夫编撰当代时行传奇，乐章、隐语、比词……

则“书会”所“编撰”的不止是小说故事，剧本、隐语之类，也包括在内，而且指明就是剧作家李时中、马致远等人。

《都城纪胜》《三教外地》条：

**摇摇**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书会”又是学习、准备科名的机关之类的东西。不妨这样理解吧：“书会”中人对于编写话本和剧本，有的是职业性的，有的是临时性的。旧世界的“读书人”，得意了，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到统治者那里去“帮忙”或“帮闲”。不得意，就如太史公所说的“倡优之所蓄”，替艺人们编东西，抄东西，找材料。在不得意中，也未能完全忘情科名，即未能完全忘情爬到替统治者帮忙帮闲的地位去，考上就远走高飞，